

29刊新典古

夔姜 談 味情涯天

夔姜 — 記傳家學文國中



古典新刊 29

天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情 章
味
談
姜夔

莊嚴出版社

• 29 刊新典古 •

天涯情味談姜夔

編著者 何 美 鈴

出版者 莊 嚴 出 版 社

發行者 鄭 惠 文

發行所 莊 嚴 出 版 社

臺北市士林福國路一〇〇號

雙子星大廈二樓A2

郵政劃撥帳戶一一二九九號

定價新臺幣六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換更回寄請，裝倒、損破、頁缺

目 錄

序

第一章 江湖逸客姜白石

一、青龍異象

二、天縱英才

三、遊山得書

四、合肥情遇

五、中年娶妻

六、小紅低唱

七、上書譏樂·····	九二
-------------	----

八、老逝馬陵·····	九七
-------------	----

九、名垂千古·····	一〇二
-------------	-----

第二章 白石詞析論

引言·····	一〇七
---------	-----

一、白石文學思想的淵源與蛻變·····	一〇八
---------------------	-----

二、白石詞與慢詞的關係·····	一一一
------------------	-----

三、白石詞的特色·····	一一四
---------------	-----

四、白石詞的影響·····	一二三
---------------	-----

五、白石詞的評價·····	一二六
---------------	-----

第三章 白石詞選粹

前言·····	一三五
---------	-----

揚州慢·····	一三六
----------	-----

一萼紅	一四二
霓裳中序第一	一四六
八歸	一四九
翠樓吟	一五三
踏莎行	一五七
點絳脣	一六〇
琵琶仙	一六四
念奴嬌	一六八
淡黃柳	一七二
長亭怨慢	一七五
暗香	一七九
疏影	一八三
角招	一八八

齊天樂·····	一九二
慶宮春·····	一九七
鷓鴣天（柏綠）·····	二〇一
鷓鴣天（肥水）·····	二〇三
附錄 曲譜·····	二〇七

序

——天涯情味，仗酒被清愁，花銷芳氣。

詞是文學與音樂的結晶。宋詞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唐詩、元曲並峙爲三，散發出璀璨奪目的光彩。宋詞到了姜夔那一時期，這種藝術性與音樂性的雙重特色已發展至極峯，或者，更確切的說，宋詞是經由姜夔的手裏，才將詞中藝術與音樂的美妙特性做一完美的結合。

姜夔又名姜白石，他不但擅長各種樂器，而且能够作曲填譜，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他是作曲家，也是個文學家，他所作的詞，大都具有柔婉輕緩的曲調，配上深宛優美的詞句，當時不但風靡了大江南北，成爲杯觥交錯，牙板低唱中的絕妙佳品，而且還影響了往後元、明、清、民初數百年的詞壇，他的魅力不可謂不大！

「暗香、疏影」二詞是姜夔膾炙人口的作品，從其精緻的詞句中，我們不但不會感受到半絲脂粉濃艷之氣，反而會爲詞中撲面而來的清飄之氣所吸引，其實何止這二詞而已！他的名句如：

「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揚州慢）
「沈思年少浪跡，笛裏關山，柳下坊陌。墜紅無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

（霓裳中序第一）

「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西山外，晚來還捲，一簾秋霽。」

（翠樓吟）

「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點絳脣）

「翠葉吹涼，玉容銷酒，更灑菰蒲雨。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念奴

嬌）

等等，都帶有一股不食人間煙火的清氣，是故詞評家言其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張炎詞源）「一洗華靡，獨標清綺，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靈，聞其聲者人人自遠。」

（郭馨靈芬館詞話）可謂道出了姜詞特色之所在。然而「人怕出名，豬怕肥」，連像李白那樣的大詩人都曾受過擁杜派的譏諷，姜夔也不例外。歷來對其詞非議者不外二點：一、認爲姜詞用典過多，不易瞭解。二、認爲姜詞有格而無情。關於這兩點，筆者在探討了姜詞的時代環境和動機根源後，提供一些意見，做爲讀者欣賞姜詞的參考。

用典過多的壞處在於艱澀難懂，也就是說無法「大衆化」。一首詩或一闕詞無法「大衆化」是否就貶低了它的藝術價值呢？這是個見人見智的問題，在此不擬多論。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古文、詩詞在當時創作時，大都是通暢易曉的文學作品，到了後代才變得隱晦艱澀起來，那麼姜詞在當時是否難懂？而詞中所用的典故，是否已爲當時一般人所習知的典故呢？

我們批評古典文學作品時，不但應從目前的觀點去看，而且還必須回溯自作者創作時的時代背景。姜夔是個雅潔的名士，他對於「美」的追求，相當認真，對於「美」的觀點，也相對的嚴格，俚俗的詞句也許另有一種「粗頭亂服」的美，但是姜夔所追求的是「騷雅」之美、「嚴妝華服」之美，因而他的作品沒有俚俗粗糙的詞句出現過。這是造成他的詞被人認爲無法「大衆化」、「平民化」的原因。但是精緻騷雅的詞句是否就令人難解？我看也未必。「暗香、疏影」二詞作於范成大家中，范成大讀後「把玩不已，使工妓隸習之」；「滿江紅」一詞曾刻於巢湖聖姥廟柱間，而序云「土人祠姥，輒能歌此詞。」這三闕詞作都是以典故堆砌而成，但是歌妓能歌，百姓能唱，可見姜詞在南宋受到普遍歡迎，而且廣爲流行。如果姜詞真的過於艱深，能够如此嗎？所以私意以爲，姜詞中所用的典故，在今人看來略嫌艱澀，但在南宋時可能是衆人皆知的典故呢？歷來一些詠物、山水諸作，已將所有詞句用遍，爲了避免落入窠臼，姜夔便將這些美麗、神秘的傳聞點綴其詞，使他的作品顯得別緻脫俗，而且更具有有一種深宛之美！這種「熟事虛

用」法，是文學上的高度技巧，非深於此者不能運用，而姜夔卻能收縱自如，不滯於跡，這豈僅是學力能至呢！張炎是姜夔的崇拜者，他說過這樣的話：

「詞中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如白石疎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環珮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事；此皆用事而不爲事所使。」

用典一事，爲姜夔惹來許多疵議，而張炎以文學技巧的角度觀之，卻又讚不絕口，我們能不說：「文學批評，千古難事」嗎？

「有格而無情」這句話出自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他除了批評白石詞「有格而無情」外，其他有：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

「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銷英氣』則隔矣。」

「白石之詞，余所最愛者，亦僅二語：『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

「翠樓吟」是白石詞中筆者深爲喜愛的一闕詞，我不知王氏爲何認爲「天涯情味」一句前數句不

隔而後兩句又隔了？更不明白爲何「淮南皓月」二句能爲王氏所喜，而「波心蕩冷月無聲」等句又無法獲其青睞？據筆者猜想，毛病大概出在「有情耶？無情耶？」的差別。

王氏言姜詞「無情」，也許是因詞面傳來的那股清冷之氣影響所致。不錯，姜詞在表面上看來是太清冷了些，但是如果我們深入一層去探究詞人的際遇、情感，也許對他的印象會大爲改觀呢！據夏承燾氏考證，姜詞中情詞佔很大的比例，讀過白石「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一詩的讀者，大概會以爲這些情詞是爲詩中的那位「小紅」而作，但是夏氏指出白石少年時在合肥曾有情遇，而此人並非「小紅」，基於某種因素，兩人無法結合，致令白石抱憾終身，因而其詞充滿了這種思慕怨苦之情，更由於他久居異鄉，詞中亦難免抹上大筆的遊子行色。他「一樣芳思」雖然濃郁，但以清冷之筆出之，若不深察，難免被人誤爲「無情」。「情深而語隱」是一種含蓄之美，也是姜詞的特色之一。

因而，本書書名「天涯情味」中的「情」字便有著雙重的指向：一指旅情，一指愛情。他的所有詩詞，幾乎都是這兩種情感的表達。對於一生都背負著這兩種重擔的人，只能說他是「人間別久不成悲」或「情到深處情轉無」，何至於「無情」之有？文學批評是多面性的，如果以「有情」的角度來欣賞白石的詞作，也許讀者會有驚喜的發現吧？

本書分成姜白石一生的傳奇故事、文學史上的地位、詞的欣賞等三部分，筆者希望能以深入

淺出的筆法，向您介紹這位一代詞家的種種。現在，讓本書引導您進入一個姜白石的世界吧！

編者謹誌

附註：「翠樓吟」，「暗香、疏影」諸詞，本書白石詞欣賞之部分已有引錄，讀者可參閱之。「滿江紅」全詞如下：

「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旌旗共亂雲俱下，依約前山。命駕羣龍金作輶，相從諸娣玉爲冠。向夜深、風定悄無人，聞佩環。神奇處，君試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電，別守東關。卻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又怎知、人在小紅樓，簾影間。」

第一章 江湖逸客姜白石

——一個從山水畫中走出來的高士

一、青龍異象

千古風流的東坡居士性好遊山玩水，有一天他來到了廬山，被廬山的奇景秀色，尤其是被一片連天的水霧茫茫給迷惑住了，禁不住吟哦起來：「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來無一事，廬山煙雨浙江潮。」另一首詩更是家喻戶曉：「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總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即使是李白也有一首詠廬山的詩呢！他的望廬山瀑布一詩云：「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由此可見這兩位才子對廬山的慧眼獨具了！廬山藉著他們詩詞的遠播，更是名聞天下、衆人爭睹。

這座名氣相當大的廬山，座落於江西省。大陸的山川景色，一般而言都是十分的秀麗，但是很少能像江西的景色般帶有一股空靈飄渺的韻致。江西除廬山之外，其他有名的勝景如小孤山、含鄱口、石鐘山、百花洲等，都是青嶂蒼蒼、江水茫茫，具有中國山水特有的韻格。

江西風景的綺瑰，固然是天下奇絕，但是如果缺少了鄱陽湖的點綴，當會失色不少。鄱陽湖

合鄱、信、贛、修諸水，面積寬廣，僅次於洞庭湖，但論起湖水之雄偉，却不亞於洞庭湖。一到春夏雨季，便見湖水浩蕩，煙波無際，近湖地區全被籠罩在一片蒼古迷茫之中。鄱陽湖的煙雲，使廬山的眞面目，如眞似幻，增添了幾許魅力，就是湖旁景色也是明隱不定，煙水迷離，構成江西特有的奇景。

鄱陽是靠近鄱陽湖的一個古城。帶著青苔的青石板路，光滑而平坦，伸展如蛛網，佈滿了古城中的每一個角落。這時正值晚秋，寒雨綿綿，黃花凋殘，古枝蒼朽，落葉蕭索，靜立於秋雨之中。城中的一條小徑上，緩緩來了兩個人，一個人騎在驢背上，另外一個人走在驢的左前方。騎在驢背上的這個人穿著簑衣，帶著簑笠，另外一人也是如此打扮。兩個人沈緩地、默默地、在雨地裏行走。他們走近一座看起來古雅精緻的房舍時，騎在驢背上的那個人突然用細鞭輕輕地抽打驢背，驢快走了幾步，在這座房舍的大門前停了下來。落後的那人，趕了上來，將大門推開。

「安爺爺！安爺爺！爹回來了沒有？」從門內傳來一陣嬌軟清脆，猶帶童音的呼喚。

「回來了！回來了！小姐。」被稱做「安爺爺」的這個人帶著蒼老沙啞的聲音回應。

「爹！爹！」一個三、四歲，梳著雙髻的女童奔了出來，到屋簷下時，突又止住了脚步，眯著眼望著天空。

「小姐，別出來，當心雨淋濕了會著涼！」安爺爺趕忙勸告著。